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董  
仁  
威  
著

情书

狂



狂

情  
书  
人



# 狂人情书

董仁威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## 狂人情书

---

作 者:董仁威  
责任编辑:林文询 吕 泰  
封面设计:邹小工  
技术设计:陈 说  
责任校对:林 爽

---

出版发行:四川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:中国·成都市盐道街3号  
邮政编码:610012  
电话号码:(028)6662959  
经 销:四川省新华书店  
排 版: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  
印 刷: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  
版 次:1996年1月第1版  
印 次: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:787×960mm 1/32  
印 张:9  
字 数:135千  
印 数:1—20000册  
书 号:ISBN7—5411—1408—1/I·1320  
定 价:11.80元

---

《皇冠书库》主编:江 沙  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作者似狂人，一派胡言乱语。  
小说虚构也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书信体长篇小说，世所罕见。本书以 56 篇情深意浓的情书结构出一个动人心魄的情爱与性爱交织的故事，凄婉惊魂。

小说以“科技狂人”、企业家童伟长和下海女工朱小银之间复杂深沉的情感纠葛为主线，透过其缠绵悱恻的爱情绝唱，展示了当今混沌时世，男女间人性和兽性的博斗，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内心徬徨与挣扎。作者力图以这一曲折的故事，激情的倾述，揭示当代青年以至中年男女情爱性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隐秘，困惑、无奈和渴望、骚动。这无疑是在当代人共同面临的世界性敏感主题。

# 1

小银：

我的整个头脑里都充满了你。我的全部时间，不论是清醒时，还是在梦里，都充满了你。我的整个生命，我的全部灵魂，都充满了你。折磨人的精灵啊，你害得我好苦！难怪张生要被莺莺折磨得瘦似麻杆，这奇怪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相思病。

我飞出家的牢笼，到达北京，今天才第二天。十八个小时，却好像过了十八年。我被痛苦煎熬着。你昨晚那番话深深地刺伤了我，使我彻夜难眠。你竟然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这次你最好别来西都了！”

我从未对你发过气，但你对我泼的这瓢冷水却使我动了“肝火”。我不顾宾馆的长话服务员在听我们的谈话，一连串责备的话语脱口而出：“你太残忍了！我万里迢迢，绕道北京，就是为到西都来看你一眼。这是我们商量好的，也是我们在电话里企盼已久的，怎么突然变卦啦，是不是你在西都有了新欢……”

你急忙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你莫乱说，你莫乱想。我只是考虑到这几天我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，展销

会刚开过，药还没下到医院，要一个一个医院跑，没时间陪你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不要你陪，我可以陪你跑医院，这不是拒绝我来西都的理由。一定是你变心了，一定是你在西都已移情别恋……”

我继续发泄着汹涌澎湃的怒火，说得口干舌燥，眼睛里冒出了委屈的泪花。你一点没发火，用你那甜甜的声音安慰我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太小气了。我一句话就引来你那么多抱怨。你来西都就是了。你来后就会理解我的那句话的。你不晓得，一个女人，孤孤单单地在外闯世界，太难了！”

听到允许我去西都的承诺，我像小孩一样破涕为笑，说：“我来西都会帮你排忧解难的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总觉得，西都是个陷阱，布满危机，情况十分微妙。我弄不懂，一向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你，对我即将去西都并无一丝喜悦，反而觉得很压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更加促使我一定要去西都，解开这些谜。

小银，前几天，我看到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给情人写了1440封情书，平均每天写两封的奇迹。从前，我怎么也不能理解，两个人之间，哪有那么多话说？当我一天给你写过六封情书后，我才知道这并不足为奇。有人说：“爱情之上的性是美丽的，哪怕未婚；不相爱的性是令人厌恶

的，哪怕登过记。”我相信，真正带有人的独特感情色彩的热恋、苦恋，乃至生死恋，总是为世人称道的，不管这种恋情是在婚姻之中或之外。从古至今，能够流芳千古的恋情并不多见。一旦出现，便被文人墨客歌颂，万世流传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宋徽宗与李师师，唐明皇与杨贵妃，张生与莺莺，孙中山与宋庆龄，陈独秀与潘兰珍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，鲁迅与许广平……超越了种族、伦理道德、年龄重重障碍的生死恋，在发事当初，名声并不好，但经过历史岁月的冲刷，却发出了经久不衰的灿烂光辉。亿万芸芸众生也许一辈子也无缘遇上这样的恋情。如果上苍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遇上了这样的恋情，要倍加珍惜啊！

我的前三十年，遇到过不止一个女人。算起来，你是我的第四个女人。然而，你却是我苦恋上的两个女人之一。另外两个女人，虽然我和她们之间也有过荡气回肠的日子，但那犹如过眼云烟，很短暂，同我们之间的恋情不可同日而语。你问过我，我是否爱你。不过，答案很简单，是或否，但是，我们中国人却对回答这个问题很慎重，爱字决不轻易说出口。有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一辈子，也没说出这个字来。不过，我毫不犹豫，从心底发出了“我爱你”的声音！这句话很简单，但却很神圣。这是我发出的心声，胜过了任何海誓山盟！



小银，说实在的，我对你的感情并非一开始就那么浓烈，而是与日俱增的，其间还有不少波折。

曾记否，那个月明星稀之夜，“腊梅园”度假村的楼顶酒吧。夜深人静，酒吧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向前望，游乐区灯火通明，“三国城”霓虹灯闪烁，“傣家楼”的“追灯”变幻的灯柱不断刺向长空，跑狗场羊肉餐厅的一串灯笼式的红灯高悬夜空，“童话世界”传来隐隐约约的乐曲声。向后看，有一片连绵一公里多长的鱼塘，水面映着月色闪着粼粼波光。鱼塘两旁是一望无垠的麦田，竹林环绕的林盘，金黄色的菜籽花。宁静的原野上只听得见虫鸣、蛙叫。我们相对坐在圈椅上，娓娓谈心。那天，你的话特别多。你讲了你在工厂里当工人、车间办事员、库房管理员的经历，讲了你的恋爱，失败的婚姻，离婚后下海的探索，到腊梅园前在西都闯荡的日子。我同情你的遭遇，为你美好的气质所吸引。你可知道我这个人有个怪癖，惜时如金，不管是上班或下班，很少有人能与我一次谈话或聊天超过半小时。要是其他人，哪怕是漂亮的小姐，像你这样罗里罗嗦地与我谈话，我也会很礼貌地打断话头的。但对你却是个例外，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舒服。你怎么说我也不烦。你知道这其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你会说我是一见钟情。不，你的声音很像我的初恋情人。你在同我一起唱卡拉OK时我就注意到了这

一点。你那甜美的、银铃一样的声音勾起了我多少美好的回忆啊。我那个初恋的情人叫颜良荪，是我大学时的同学。她比我矮两个年级。她是校学生会的文体部长，我是宣传部长。1963年夏季，我们大学组织了一次军事野营。我是营部宣传队的队长，她是副队长。我俩并肩走在队伍的外面，鼓励那些武装行军的男女学生。她有一副美妙的歌喉。她的歌声一起，沉默的队伍便喧哗起来，疲惫的队伍就来了精神。青年学生们扛着超过他们身体负荷的钢枪、被盖卷，咬着牙走到目的地，整死也不进收容队。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……”那是她唱得最好的一首歌，至今那美妙的歌声的余音还在我耳边缭绕，缭绕了二十多年。我们一起在青城山度过了难忘的十个日日夜夜。我们白天同队伍一起在青城山的荒郊野地上进行军事演习，打靶，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冲上山头。晚上，我们一起编辑《野营生活》报，一夜只睡一个多小时。夜深了，疲乏的战士都已熟睡，鼾声此起彼伏。只有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编发稿件，印报纸。她无事可作时，仍然陪伴着我。我写稿，她为我洗衣。那唰唰唰的洗衣声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中。白天有一点闲暇，我便同她相约去逛离堆公园。我们并肩站在伏龙观楼上的回廊里，凭栏俯瞰“宝瓶口”中的惊涛骇浪，共同吟诵苏轼的名句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

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……”我们还喜欢吟诵艾芜的《南行记》：“昆明这都市，罩着淡黄的斜阳，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。从这山峰里下来的我，右手挟了个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踟蹰……”

文学使我们进入了美的世界，引起了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共同的文学爱好是我们之间感情沟通的桥梁。回校后，我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我能从下课的千万个攒动的人头中一眼认出她。我为她在万米比赛时声嘶力竭地加油。她不仅歌喉美丽，而且毅力惊人。她是学校女子万米赛跑校纪录创造者。我现在眼睛一闭起来，就能回忆起她在作最后冲刺时，咬着小嘴，眯缝着眼睛，不是以体力，而是以毅力奔向终点的形象。她也很爱我，说我有军人的气魄和文人的风度。决定我们关系的日子到来了。那一天，我们一起在阶梯教室上晚自习，她递给我一张条子：“下晚自习后到江边去。”我的心儿扑通扑通直跳。我们坐在锦江边一丛竹林下。那天晚上月儿很圆，很亮，斑驳的月光透过茂密的竹林洒在我们身上。我正襟危坐在竹林下的小凳上。她亲热地骂了一声：“呆子！”主动靠在我的肩头上。我们像世界上亿万情侣发生过的一样，拥抱接吻了。她

假在我的怀中，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哼唱《红梅花儿开》：“红梅花儿开在村外的小河旁，有一位少年使我日夜想……”给我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：“……但愿从今后，你我永不忘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”当你在卡拉 OK 厅与我合唱这首歌时，你的声音几乎与她一模一样，在恍恍惚惚中我以为她回到了我的身旁。你问我为什么要同颜良荪分手？说起来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相信。颜良荪是学校的尖子生，少有的大学生党员培养对象。大学生能入党，在当时是很少有的。学校党组织决定发展她，她向所在系的党组织报告了我与她的关系。经过调查，我的父亲是被镇压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。那会儿，有“关管杀”的亲属是几乎不可能入党的。党组织要她在我和入党之间作出选择。在我的鼓励下，她选择了后者。你看，那时候的人多傻。我并不怨她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事。但我心里好痛呵，这种痛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就是因为这刻骨铭心的痛，阻止了我去爱你的大姐，使我们结婚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达到感情的真正融合。你一定会问现在颜良荪在干啥。你会大失所望的。依照一般的推理，按她大学走的路子，很可能当上大官。但是不，她经历了复杂的人生历程后，现在比我还“落后”。她入了“道”，是气功界著名的奉麟大师。如今，她在西都办了一所特医学校，自任校长，名

声大得很。你看，人生多么难测！

那天我们谈得很投契，很倾心。你和我的相见是尤总经理刻意安排的，你是为我这个来视察的老板准备的一道最精美的菜肴。我没有占有你。你越谈，我越喜欢你，越不忍心随随便便占有你。我自始至终没有碰你一个指头。凌晨三时，我十分客气地将你送下楼。也许，对女人尊重的男人更容易获得女人的好感吧。这是你以后死心塌地地跟着我的起因之一，你后来这样告诉我。

吻你。

你的童兄

1995. 2. 28 晨 7 时

## 2

小银：

我和你相识以后，有一个多月，我们没有来往。后来证明，我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碰你实在是高明。我们的相会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。尤总想通过你来控制我，利用我俩有特殊关系来要挟我。他想，把孤男寡女安排在一起，你又那么有魅力，干柴烈火，一定一点就着。谁知，我这个人一向洁身自好，信奉没有爱的性是令人厌恶的法则，从不乱交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畜生。我当时只是对你有好感，还谈不上爱你，我不能够莫名其妙就同你上床。

我对你产生了爱慕之情，特别注目于你，是你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天里的表现。你知道，虽然我看起来很富，有个那么大的园子，人人见了都尊敬地喊我一声“童老板”，但我并不是百万富翁，而是百万“负翁”。我也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老板，手面阔绰，花天酒地。我是一介书生，在我国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涌现出来的第三代知识型的企业家。我们靠“软件”发财。我是一个药物化学家。我办了一个民营研究所，靠卖几项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发

了财，当过几天真正的百万富翁。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，各地掀起了建设高潮。我被旅游业巨大的发展前景所诱惑，想通过兴办第三产业将已经拥有的一百万变成一千万。通过多方论证，我决定在这个省级旅游区买一块地，建一个度假村。我倾其所有，再集资一百多万，举债一百多万，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，建成了“腊梅园”。谁知，度假村刚开业，就遇到了“不可抗力”。建设高潮过去了。旅游区大片大片被圈起来的土地上长满荒草。少数建成完工开业的餐饮娱乐场所，由于不断的“严打”活动，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。整个旅游区三千亩土地上一片萧条景象。腊梅园也不例外，门可罗雀，借款和拖欠的工程款无法支付。于是，腊梅园债主盈门，每天债主多于顾客若干倍。

这一天，尤总经理抵挡不了债主的进攻，硬要我亲自到“腊梅园”来对付债主。直接到“腊梅园”来索债的这批债主，主要是被拖欠了工程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个体老板。他们可不像我那些在城里供职的债主朋友那么好对付，弄不好就会耍“横”的。那天一大早，“腊梅园”便热闹起来。债主们知道我要来，骑着摩托车、自行车，开着货车，陆陆续续进入腊梅园。一时间，腊梅园里车水马龙，好不热闹。

我是有备而来的。我千方百计筹措了五万元现

金来对付债主。开始时秩序井然。债主们在园子里喝茶，在尤总安排下分批到办公室里同我谈判。我同债主们磨嘴皮，讨价还价。然后，根据负债金额，这个先给三千，那个先给五千，并对他们赌咒发誓在另一个约定的时间付清余款，把债主一个个打发走。

但是，危机出现了。我的现金付完了，还有两批债主没有打发。这两批债主来得最晚，却最为凶横，一副不拿到钱就要豁出命来的“阵仗”。我安排尤总陪他们吃饭喝酒，自己出去设法筹钱。人到急难时才知朋友太少，我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唇也没借到一分钱。我不能责怪我的朋友。如今，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不好过。而且，明明我没有还债能力，借给我钱等于把钱往水里扔。谁有多余的钱乱抛撒呢？怪只能怪自己瞎了眼睛，在中国土生土长几十年，也还是看不清中国的国情。经历过“大跃进”，吃过“饥饿年代”的苦，依然是好了疮疤忘了痛，有人一鼓动头脑就发热，巴心不得一家伙就变成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。欲速则不达。于是，百万富翁变成了百万“负翁”。

我垂头丧气地往园子里走。突然，我听到你银铃般的呼唤：“童老板！”你把我拖到一家茶馆坐下，焦急地对我说：“那两批人吃了酒，借酒装疯，在园子里胡闹。尤总见事不妙，趁上厕所之机，翻墙跑



了。债主们听说他跑了，气得发疯。你借到钱没有？没有钱你回去不得，他们不把你吃了才怪。”

我习惯于同“知识分子”打交道，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，哪见过这种“阵仗”。我身上的肌肉有点哆嗦了，喃喃道：“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

你的那双乌黑发亮的明眸动情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你莫慌，童老板，我有办法。只要你信得过我，让我全权处理，我可以帮助你把这批‘烂龙’摆平。”

我将信将疑地望了望你，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我在你的掩护下从侧门进了园子，躲进一间办公室。我站在窗后，撩开窗帘，隔着茶色玻璃观察园子里的动静。园子里有七、八个人在乱吼乱骂，挥舞着竹竿、木棍、铁铲在园子里横冲直闯，拿树木出气，乱砍乱杀。可怜开得正繁茂的杜鹃花，被一片片扫落在地下；可怜已发出鲜嫩新叶的腊梅树，残破的绿叶随风翻滚。

除了这一批暴徒以外，园子里空无一人。职工们跑光了，总经理都溜了，职工们凭啥要给老板卖命？你出现了。你大喝一声：“喂，过来！”你站在停车场的中间，身穿一件白色套裙，亭亭玉立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你，使你犹如一尊东方维纳斯雕像，光彩夺目，美色迷人。疯狂的人全部停止了动作，凝神注目于你，呆了一刹那。一会儿，债主们围了上来。你站到停车场中间的花台上，居高临下与他们